

小說月報叢刊第二十三種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瑞典詩人赫斯頓

沈澤民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912B



119115

~~129115~~

1924

~~1589120~~

# 目次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滕斯頓

(一一)

沒有恆心的人

(二一)

記事二則

(二五)

無名與不朽

(三四)

孤寂時的思想

(四二)

一個男子的臨終語

(四九)

睡着的姊姊

(五〇)

最難行的路

(五五)

孤獨地在湖邊

(五六)

月光

(五九)

我的生命

(六〇)

翻船遇難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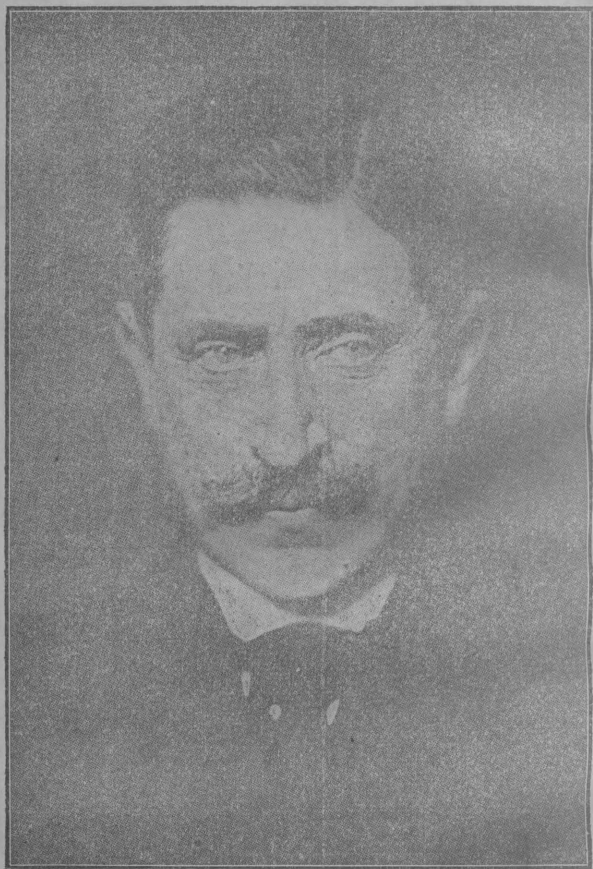
(六二)

在火的圍繞中禱告

(六三)

珍寶

(六四)



赫 滕 斯 頓 像

瑞典現代大詩人赫滕斯頓

瑞典土地和人民的聲呵，

赫滕斯頓！

再把人們喚醒呵，

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過去的繁榮，

那久遠而湮沒的光耀呵，

赫滕斯頓，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幽黯而深窈的森林呵，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赫滕斯頓！

歌詠她那長久的銀白冬季的睡眠呵，

赫滕斯頓！

然後用預言的舌頭歌詠那

一切她春日的蓬勃暢達呵，

赫滕斯頓，赫滕斯頓！

歌詠那剛勇而自由的北地呵，

赫滕斯頓！

歌詠那該有的奇聞異蹟呵，

赫滕斯頓！

歌詠出瑞典邦的心和意，

而且，感動一切人類的心呵，

赫滕斯頓，赫滕斯頓！

——右譯 Stork 的 赫滕斯頓歌——

### 一 他的生涯

讀了上面這詩的人，大概總知道赫滕斯頓 (Vernher von Heidenstam) 是瑞典鄉土詩人，愛國詩人了罷？不錯的，赫先生實在是一個真正的瑞典人。要說明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先看一看他的故鄉。

低山起伏，湖沼縱橫，地威登森林莊嚴地應風而唱，嗚咽的悲曲，這不是瑞典南方的那爾克鄉麼？這是歐洲有最早而綿延不絕的文化的諸處中的一處。這地

居民的宗譜，是可以翻到千年以上而找不出一些外來的遺跡的。我們這個詩人的現在的住宅，便坐落在那個地方。

他是一八五九年七月六日生長在這個地方的。少年時代因養病而到南方，住了八九年；飄流一遭之後再返住到這故土來，也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像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是很害羞的，可是讀起書來真利害得很。書中最愛讀的尤其是詩和戰爭小說。於是他本國的大詩人，如都伯留士（Topelius）泰衣納（Tegner）和羅納褒格（Runeberg）等，都成了他所崇拜的人物了。在學校的課程裏，他所最喜歡的功課是拉丁文和地理。十六歲的時候，他忽然生了病，醫生說，按症狀有肺病的嫌疑，勸他家裏送他到南方去調養。這便是他感受了自然風景的色彩之美，而想要做個畫家的由來了。

他在養病期中，遨遊於意大利、希臘和近東各處，一面既感受了南方的強烈



的光和色的情調，一面又很受土耳其文明的感染。回家的次數是很少的，有一次歸家時，他結了婚。

他本來是瑞典的貴族，生活的供給不成問題。但他却總覺得徒然生息於優養的生活中間，不過是接觸着事物的表面罷了，那種浮淺的生活是決不能滿足他這藝術的生命與在內部膨脹着的心的；因此他要求做一個畫家。不料這願望竟違了他貴族家庭的意志了，他們不許他。他自己到巴黎去，就學於休羅茂（C. J. L. H. Rome）的門下。

這個舉動使他的家庭和他疎遠。異鄉的青年遊子，雖然很想着家鄉，但因此而不得繼續着被流放者的生活了。沮喪之餘，他竟隱居在瑞士的布魯奈格堡，與世隔絕起來。他所見的人只有他妻子一個；而偶然一相見的友人便是他的同國的文人斯特林堡。可是在這種煩悶陰鬱的環境中，他的真才竟漸漸見着光明。

了。赫騰斯頓寫了許多詩劇和詩意的草稿。他把巴黎、意大利、東方的煖氣和色彩，都在這些詩裏面再現出來。一八八七年他父親的死，把他召回家鄉。一八八八年他用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這題目發表了他歷年的詩的創作，以此宣告他的流放生涯的終結，和他的詩人生涯的開始。

此後便是他的三十餘年的故鄉生活了。他的創作，也是因這生活的改變而轉入一個新時代的；假如他的第一期詩的作品是那部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那麼他的第二期著作便是一八九五年所發表的詩集，第三期著作是一九一五年所發表的新詩。

## 二 他的思想

在理會赫騰斯頓的思想以前，我很想先介紹一下他的相貌，在介紹他的相

貌以前我又想介紹他兩首詩給我的讀者。以我淺薄的意見看來，少年時的赫滕斯頓的人生觀是再沒有比他自己的散文詩『記事二則』更說明得好了。他以為暴殄人生的快樂是最大的罪惡，唐香（Don Juan）的輕浮，哈生（Sheik Rifat Hossan）的傾家蕩產以營四十年的縱慾生活，以及牟却爾（Mucail）的煙酒婦人，三者相連的豬的生活，雖然卑下不足道，也比那驕傲的咒罵人生快樂的老人提奧干納司（Diogenes）好些。他是與其奉拜「輕蔑人生」的神，寧願做一個依戀人生的惡魔派的，但是他究竟不墮落到惡魔派，那是由於他自律能力的堅強，和對待人生的態度的莊嚴的緣故。由少而壯而老，他的毅力漸漸增加，思想也漸漸沉靜而深刻了。這裏我又可以介紹一首詩給讀者，便是他的晚年作品『新詩』集中的短什我的生命。在這首詩中，我們看見一個已經飽經人生現實的鐵漢在喊着：『呵！你廣闊的世界！看最大的悲哀如同一片浮雲的過影呵。我默着走向我

## 的墳墓！

由這種氣魄，我們該可以想像而得一個赫騰斯頓的影像了：（但是我的讀者諸君，對不起！我實在不會看見赫騰斯頓，不連一個相片都不會！所以現在我只能引 *Stolk* 的話說）

「他身高六尺以上，結構堅實，英氣逼人。不以名譽動心，他是最不會被成功所誤的。寬責人而嚴律己，他是一切後起之秀的掖誘者呢。」

談赫騰斯頓的批評家，都把愛國詩人稱呼他，我看，或者就在這樣的人格上，他愛他的國而亦轉為他的國人所愛罷。我讀他『新詩』集中瑞典和同胞等詩，那算是愛國的詩罷？他說：『瑞典，母親，做我們的努力之方，休息之地罷，您為我們兒子們在內營着他們巢窟的土地呵！』便是這樣了，但是誇張侵略之功的話，却一句也找不到。這一點，恐怕是他和拜輪的分界線了，一個是十八世紀的帶有封建

遺風的愛國詩人，一個却是現代的，正當那舊式的侵略愛國主義的罪惡已被現代帝國主義放到極大極顯的時期。

孕育愛戀鄉土的感情於赫滕斯頓腦中的，固然可說是那三十年的家居生活，但也不能忘記他少年時養病南方的多年的離鄉生活。在這兒我們還可以認出一點和他一生天才的範型最有影響的事，這便是那兩國的自然風景的色彩的美。他由這色彩的美的感動而想做一個畫家，其實他將來的成爲視覺的詩人的萌芽，已經隱隱在此時埋藏着了。此後他寫的詩，直至他晚年，總離不了這色彩，例如在無名與不朽一詩中，他寫：

『這樣黃昏就來了。

一葉孤舟駛出海口，

帆片低垂，

一面 *Naxos* 旗插在她的船頭。

她輕輕地追着夕陽遠向西去，

沉落在那鏡樣明的海裏。」

那是畫呢是詩？那是詩而兼畫呵！但是雖長於色，他可拙於音了。有人說：赫滕

斯頓是和拜輪有些相像，同有一個不良於聽音的耳朵的。又他的詩的形式也欠

整齊，行的長短和詩章的排列，常常隨意伸縮湊合。然而因為赫滕斯頓的思想轉

變得很快，這種——法蘭西人所謂——『自由詩』的體裁，剛剛適宜。我可以引

*Boök* 氏的一句話來說：『在這里（指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飄蕩一書）我們得着

一個畫家所作的詩；色彩極強烈，創造力極豐富，而且極其新鮮，極其活躍。在他這

種大膽而有時忽略的形式中，院派（*Academie*）的氣味是一點也沒有的；一切

全是所見的、所覺的、所經驗的東西，而且觀照又銳利，想像又敏活。』這是說他最

早期的作品的話，不過『院派的氣味是一點也沒有的』這句話，却概括盡了赫滕斯頓的詩的全體了。

關於他的社會思想，我現在就想把他那篇『塔上歌人』所給我的感想說一下。

夫妻兩個歌人次第而歌。先是那個波爾雪維克的丈夫振鈴作歌，他說出勞動階級的怨憤，說出他的剷除富人的理想。於是挨着輪着他的妻作歌了。她可只看見一個將來的，兄弟世界，她不願見『野蠻的武裝的男人』不願見『城市着火而焚燒』因為那是『以暴易暴』在她的理想中，到將來

『不給富人來享樂，却是爲貧人留着；

工作和快樂，我們一齊享得着。』

的理想世界應該是有，富人要加入，是須要先毀去他們身上的華麗裝飾

和家中的財產，但是流血的改革却斷斷不可行。

赫騰斯頓雖然不曾加以偏重的意見，但是他的在積極方面注重精神的友愛運動，在消極方面主張忍受目前以博和平，他的希望世界上忽有一個最大的奇蹟出現，却是顯然的趨向於理想的善，是進化的一個原動力；而詩人的脾氣，大半是傾向於理想的。赫騰斯頓抑下了憤激的、男性的、過激的歌人底喊聲，而使那溫柔的、大膽的、愛世主義的女性歌人從高處叫出未來世界的同胞精神，固然是向理想的善猛進的努力，却也難免希望於「不可能者」之謂。雖然，作者的樂觀主義已經是看得出來了。

至於作者在藝術上所屬的派別是那一種呢？這一層我看Soren所論的一段話極好，就把他介紹在下面罷：『我在別處曾稱過他是一個想像的寫實主義者 (Imaginative Realist) 但是不論稱他寫實主義的那一種，赫騰斯頓是說不



定要不高興的。他最不喜歡的本來是那無靈機的自然主義。他甚至於以爲斯特林堡的小說「僅僅是教地窖子裏的穢氣洩出來穿堂入屋罷了。」至於他的斥絕厭世主義是和斥絕官能主義一樣。然而他又決不是主張隨隨便便渾渾沌沌過日子的人。在這表面的不可捉摸之下，藏着一個關鍵，就是說，赫滕斯頓所求的不是事實的外象，却是內在的真理。他爲了更深的人生的意義而和人生格鬪。所以我們不如稱他是一個實用的理想主義者，或更不如說，一個生命主義者。」

總之，赫滕斯頓是一個強毅的摯情的天才。從他的熱烈的情感裏流出他對於祖國的瑞典人民的愛，從他的不羈的創造力中流出他天矯自由的詩思和詩格，從他的不屈的精神中產出他的樂觀思想。古人不能羈他，當世不能羈他，一切藝術的已有的範型也不能羈束他，從所見所覺所經驗的事物中，他抽出他的珍寶。然而同時，也是一個神遊於舊日好世界的夢遊者。現代的精神，他不是沒有幾

處相接觸的，但是那使他成爲自然派詩人的現代文明的科學的特徵和都市的穢惡，却不會和他有緣；這是我們從他的生涯和環境中所以想得到的。至於他的情緒，那是有兩方面的，一方是向前的生命之衝動的猛進，一方他却不忘記時時耕治他那內在的安靜反省的一片沉鬱的土地。孤寂時之思想是他沉鬱方面的藝術的結晶了，他在第一首火星詩上說明他耕治這塊土地的意思：

『我心中有一個火星，

挖他出來見着光明，

是我一生的目的，

也是我一生苦悶的原因。』（大意）

這耕治的果，是晚年的時候收穫了的。到他晚年，一個僅僅受有靈機的思想家，進化而成一個確信而且有威力的民族思想的指導者了。這些思想具見於他

的『新詩』彙中。『這些詩是他的民衆的木鐸……赫滕斯頓前此所有的疑惑和掙扎，到此大都換了沉靜嚴肅的透察。』這時候他心奧處的火星見着光明了。

### 三 他的詩

赫滕斯頓的作品是詩與小說二種。他的小說，我所見過的祇有英譯的“Charles Men”一種，現在不談。他的詩，則是明明的分作三時期的，這三時期是被他三次發表的三種詩集包括着。

第一期的詩就是那朝山進香與多年的遊蕩一集。這集中大概是長篇的客觀的敘述詩。這個青年畫家詩人用他寫字的筆重繪出意大利的「狂歡節」法蘭西的街旁生活阿底克（Attic）風景的印象來；他重述出千又一夜（即天方夜談）中的故事，在我們眼前活畫出一個達馬司克的市場來。『在這集中我

們得着一個畫家的詩歌，色彩、情調，都極強烈。」

我所會見的，有載在 Stork 氏的瑞典之月桂冠集中的英譯。例如 “The Mogul’s Royal Ring”；“Muchail’s Evening Prayer”；“Three Questions”；“The Wedding of the Sister or Isis”；“What shall I Think?” 及本書所登我譯出的故事兩則，無恆心的人等等。在這些詩中，『他表示他對於古代世界的欣慕；他（古代世界）的清朗的美，他的人生歡樂；（在這些詩中）他把嘲笑和責罵，揮灑給這醜惡、憂愁、不安、忙亂的現實。』我們由此可以想見，那地中海沿岸的風景和古希臘羅馬的遺風，和那東方純樸太真的文明，對於他的思想有若何重大的影響了。

但是在這滿紙的快樂風光之中，却有一束徘徊、沉鬱，而充滿着悲哀的引望的短歌，那便是孤寂中的思想。我們要注意，這是他靈魂底又一方面的見端。

第二期的著作在七年以後（一八九五）出版，便是那部名爲『詩』的一集。這里所收的是第梵登森林家兒時之友塔上歌人朝山進香者的聖誕歌及睡眠中的姊姊等，經我所譯出來的只是那末一首——是一首愛國詩的代表——和一首短詩『一個男子的臨終語』。在這一期中，『一個集中，一個堅毅之氣，和一個偉大的神力出現了。』這是由於他身子已經回到了祖國的故鄉，就彷彿恩梯Anteaus（神話中巨人）接觸着了他的大地母親一般。『第梵登森林是描寫他自己的家鄉的，探在瑞典月桂冠中的是中間一節，大意是說：『你第梵登森林呀！你含着悲風嗚咽；你林中的蚊蚋草蟲呀！你們還是和往年一般；你頂上戴雪的山呀，你衣服破碎的松樹幹，你們，我那故鄉的農民呀！吃那黑麥的乾餅，巖石在你們犁下格拉拉地破碎。一切，這穿着貧窮破衣的故鄉呀！就把這樣沒有歡笑的臉來迎我麼？』其他重要的長篇凡三：一是兒時之友，一是塔上歌人，一是朝山進香

者的聖誕歌。除了塔上歌人是前面講過的，朝山進香者之歌是借 Hans Alienus（或不如說，是赫滕斯頓自己）如何飄泊旅行而迷失他自己在「世界之影」裏面的事，來象徵地寫出一個全神被吸收於過去，因而現在反成了沒意義而且不真實的心。兒時之友是一個女兒和她所愛的男子絕婚的故事，絕婚的緣故是因為他們倆別了許久，及至再逢的時候，那女的看自己已經是太老，不配做他的妻了。所以她「釋放了」戀愛，使他自由，使他發育成一個美麗的哀愁。這三首詩的藝術都是上乘的，但最高的位置總要推塔上歌人一篇。

這一個集裏，差不多所有的詩都是講着瑞典的。這位詩人的發展也已很有力量地顯示出來了。他的誠懇和銳利的自己分析，還是和從前彷彿，但是赫滕斯頓這次所提供的，却是一個大得多的自我。他已經找着他那偉大的使命，已經把他自己變成了他的祖國，變成了祖國的過去光榮和眼前問題的一部分了。

第三期的詩，表現在一九一五年出來的『新詩』集中。像前面所說，這期的赫騰斯頓已是他振木鐸以號令於民衆的時候了。

『新詩』中所收的都是三四行以至一兩章的短篇抒情詩。我胡亂譯出的，也以此集中的詩爲最多。然而使他最被人愛誦，使他的名字在五兆有半的瑞典愛國人民的耳中差不多等於瑞典兩字的，就是這些小品。對不起得很，其中有一很重要的部分“*A People*”，却不曾好好的譯出，但因爲抒情的短詩是不能用敘述法子介紹的，也只好付諸「闕如」了。

我草這篇文，本是急就的。原來是因讀了瑞典之月桂冠一集，覺得有興趣，就譯了幾首。現在既然要把他發表了，却不得不寫一點介紹的話；又苦於一時缺少參考材料。只有了二種都是東鱗西瓜的東西：一種就是美

國 Charles Wharton Stork 譯的。Stork 君自己本有創作，又像是瑞典文學專家。美國 Scandinavian Classics 所出版的瑞典文學著作有許多是他翻譯的，此外他又自己譯了瑞典月桂冠。因為從他那里徵引的話是比較的多，所以就不註明了。還有一個是 Fredrik Book，那是一個瑞典人，關於他的爲人我知道得更少了，僅見他在 Stork 所譯 The Charles Men 之前做的一篇序言，所說的話却也十分深切，就是本篇所引的幾句也是從那里來的。



# 沒有恆心的人〔散文詩〕

瑞典赫騰斯頓著

在許多殘缺不全的亞拉伯手抄本，那些阿蒲·巴拉，那個書商，坐着映了他的明角燈念出來的中間，最上面的寫着下面一段話：

「達馬司克司，」加里甫·奧斯蠻即位的第三年，他誕生以來的第四十二年。願「他」賜給他和你們大家一個平和的年歲！

我能够尊敬，或竟能夠崇拜那個遵守常規而生活下去的人，那個被人認為模範的人，那個竟至於從他最早的少年期就落入一個預定的軌道，由是而「義務的」並且「整潔的」依了他直到他死，繞膝盡是養育得很好的兒孫的人。然而，

當我去和他談話的時候，我竟像是在和一個很沒有經驗並且見解很偏執的人談着話。他從來不曾從各方面去刺探過人生。他從來不曾有過被一種猛烈的衝動引得拋棄一件已經開始的工作而試做另外一些新工作的事。倒是那沒有恆心的人，反而因為他常常用新的熱度委身於新的事業，對於一切事情得到有把握的經驗，和變通的才幹。我愛那沒有恆心的人。他的脾氣的變換我覺得彷彿是一塊的寶石，變換出面面不同的寶光一樣。聽他的談吐，彷彿是伊斯巴亨教堂中的亞刺伯式壁繪的愉悅我眼睛一樣的愉悅我的耳朵。他的心似乎和旁人不同，是用更精美和更靈敏的質料造成的。假如他今天宣佈一種見解，他明天或反要加以攻擊，因為他的心已經被他反對者的觀察和議論極端搖動了。就因為這樣，所以他所見的往往比不論何人更近乎真，而且即使他錯了，他是能立刻自己改正的。所謂不可動搖的確信，實在究竟是什麼？這不是偏執、拘泥、精神上的凝滯，或

一種鹵莽的對於自己的判斷的信仰麼？能够把自己立刻放進別人的思想和觀念裏面去是何等大的天稟，是何等靈敏的頭腦！那死信的，那相反於無恆心者的人，完全缺乏這種能力；他固執地抱定了一種見解，就死生以之，彷彿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真理，雖然時間常常證明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虛誕。他那種狹隘的偏執，使我們想起一種我們稱爲木頭的人。爲什麼人要只把一個硬了的思想，只一個核子，像那不足道的小梅實，而不像那堂堂的大西瓜一樣把幾百粒的種子包在中間呢？基督教徒們的上帝在一身中藏着三個人，但是沒有恆心的人一身中至少藏着十個。所以，和他相識就有同時和幾個人相識的豐富了。一個人若常常是聰明或常常是志趣高尙的，他就容易被認爲高於常人一等。如此看來似乎聰明和志趣高尙竟往往少屬於有恆的性質而多屬於善遷的人——那個人，雖然，卻又常常把他自己跌到常人的地位，因爲出過一句聰明的話或高貴的動作以後

立刻說了一些蠢笨的話或做了一些卑鄙的行爲——了。無恆心者的友誼是當時一種溫熱而且真摯的衝動，因而特別的有一種動人處。受了他的無禮比較的不甚可惱，因爲人知道他立刻就會懊悔，自己彌縫的。是呀，我愛那沒有恆心的人而且喜歡得他的交情，雖然那交情我是不得不每天重新去獲得的。反乎此，我從有恆心的人處得來的交情是會自己守護自己的；在他，這變成了一種義務——但我卻想也不願想起他。

## 記事二則〔散文詩〕

瑞典赫滕斯頓著

一

許多能坦坦然把頭擱到絞首架上去的人，是往往被指甲的一摘而昏暈的。奈克爾和孟卡，那兩個記錄人類行事的天使，每日記進最大的罪惡去而不以為意的，一天，聽見一個虔敬的人在天堂的九重階下感謝上帝，因為「他」免他陷於無聊的生活，人世間最普通的罪惡，不覺大驚，而且甚至於恐懼到臉色都灰白了。因為奈克爾和孟卡兩人中間對於這前所未聞的罪惡的意見不甚一致，他們就命令世間生活最無聊的人自己來見。

唐·香 (Don Juan) 就此來了，狂笑而且吹嘯着。從他口裏得到一句正經

的話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會受了他的碟子的典當舖的猶太人走來碰見他，卻低低的說道：『你看那個人，專門玩耍，現在又在美婦人前面做瘋樣了！再會！』

奈克爾答道：『利用他短促人生的每一刻，若別人並不因此受損，是呀，在我們的眼中看來是不算有罪的，雖然在人類的狹隘而或許不可少的法律中規定着算是有罪。我們意思所指的並不是他。』

後來司記錄的天使們又重申了他們的命令。於是，踟躕地而且顫抖着，已經死了長久的雪克·李發德·哈生 (Sheik Rifat Hassan) 來了。他跪下而且啜泣着說：『唉，孟卡呵，我把我一生的前四十年生活化費在那樣一種歡樂的旋渦之中，所以餘下的四十年我竟不得不變成一個病苦的乞丐了。』

於是孟卡答他說：『我的朋友，犧牲了四十年最壞的生活而得到雙倍的享樂是不算無聊的。那正是把人生重看。』

此後，司記錄的天使們第三次召會生活在世界上最無聊的人來見了。但是沒有人答應。全地面上普遍地沉默着。

他們四次五次的反覆了那沒有應響的召命。只聽見遠遠裏有一個延長的冷淡的呻吟似的聲音，於是一個可笑的憔悴的老人來了。他靜靜地立着而倨傲地無禮地喊叫道：『你要知道的是什麼？問我好了！我是諦奧乾納斯，我是那樣的聰明，甚至能詛咒人生的快樂的。』

然後奈克爾答道：『你自稱這是你的聰明，正見得你是一個呆鳥。你若那樣就不能享用那味道很好的肉和酒，那美麗的器具和裳服，和那一切能使短少的人生光陰感着快樂的瑣碎品，正見得你是一個無聊者。』

說了這幾句話，奈克爾就蘸溼了他的筆在他的簿籍中記着以下的字：五，九，八，九，七，〇，〇，四，〇二號。諦奧乾納斯。世上最無聊的人。

## 二

祝福的亞刺比亞國，緊鄰着撒那的許多滿佈桃林的山谷之一的中間，意爾底土耳其皇上的女公子，編成一個很大的花冠。她在那靜默明淨的奧利恩（東方）之昏晚中間，覺得很歡樂，便決意要把這個花冠去贈給撒那居民中最善於利用這良辰美景的人了。

她愁穉得很，到城門邊把這句話問那守門人。他立即引她到一個著書的人那里。撒那地方，誰不曉得這個著書人的大名？急急忙忙地，他正在他的園子裏上下躡着。末了，他立定脚而且面上露出滿意的容色，他低聲自己說了：『到底給我明白尋出你那所以可愛的地方了，呵，奧利恩（東方）的昏晚！』說罷他就在一條紙上寫了以下的幾句：



「奧利恩的地方呵，您的美麗是什麼，您這只有石子和沙灰的荒漠，

只有那赤裸剝落的山峯是您的牆壁？

色彩和沉靜便是您的一切！

把歐羅巴的愁闇的十月濃雲

并他們那土色愁顏掛上這日光之壁，

而且立一個打鼓的人在那山頂，

奧利恩的風景便賽如蒙了不潔！

纔一劃下最後一個驚嘆的記號，他就很倦似的倒在一個長椅上立刻睡着了。去了。意爾底看了他一眼說：『你既是一個書的著者，「不幸」反成爲你的運命了。』

你既然這樣不幸，甚至要分析每一個印象，你已經自己奪去你一生中一切的歡樂了。——我們走罷！』

這一次，那閹人引她到市場中一個富饒的蠟燭商人家裏。這個人曾荒廢他全體的青年時光在一個潮溼的地窖子裏做蠟燭。他的爲將來的積蓄，從來不曾送過他一天的安閒快樂，現在他依然坐在他屋子的階沿上，顯然已經不中用而且老耄了，但是他很富足。

意爾底搖一搖頭向他說。『朋友，你這樣爲明天而工作，可知道你是一個自欺的人麼？因爲說不定不到晚，你就要睡在棺車裏的。你把你的青年時代獻給遲暮，你真是一個買了石卵當作金剛石的浪費者了。』

末了那閹人不耐煩起來，聳一聳肩膀，怒怦怦地退去了，他的一雙大拖鞋在石路上鏗鏗地作響。

夜色已經上來了，意爾底吃驚地一看，已到了一個禁止閒人的草舍前面。這草舍裏面，城市的牧豬奴摩却兒。一個名譽很壞的『夏竊爾』〔土耳其人呼外教人的通稱〕爲了他，那著書的人會詠過以下的詩句的，住着。那詩句說：

『摩却兒事奉那高貴的三個，

煙草，醇酒和跳舞的女郎。

在日裏，他是城中的牧豬奴，

在夜裏，他饜城中的糍糠。』

(註：本句原文爲 By Night he is the city Swine 今爲韻故，改如上式)

意爾底在這空洞的街上盼切地向四圍看。從那半開半掩的門中她辨出那個美貌的，鬘髮的摩却兒了；他是一個不像有二十歲的人，在這燭光幽黯的房裏，他正在和一個伴當低聲講話。他擲了兩個銅幣在桌子上，向他的同伴喊着說：

「一個銅子給了你罷。我不過是一個窮苦的牧豬奴罷了，不是麼，然而假如他們肯立刻花去，我所得的一點點是無有不願和他們對分的。你去買一點煙和酒來，我就去敲那跳舞女兒們的家的門，一個「批亞司德爾」(Pileatre 西班牙錢幣名)不過是一個魚鈎子，拿了他，你是可以去釣那人人想找求的叫做「快樂」的小小的金魚的。隨他們世間的人蠢蠢地只管把鈎子聚積起來，今夜我們且去捉那魚兒自身罷！」

這個少女(意爾底)覺得她臉上害羞地紅熱起來了。她退了幾步，站到那明亮的快樂的南方月影地下去，那月光把她身影射在門上，她略一遲慮，輕輕地

把一雙拖鞋脫了，然後，赤了腳，偷偷地走上那石階沿，吻一下，掛這大的花冠在門鍵上。於是她拾起那雙拖鞋在手裏，彷彿幹了一些壞事似的，在房屋的黑影中間，疾忙跳躍着躲開去了。

## 無名與不朽

瑞典赫騰斯頓著

完工了，在 *Pestum* 的薔薇茂盛的園裏，  
矗立着 *Neptune* 的廟宇，而那建築者  
坐着在近邊。他的少年的妻倚了他的肩膀  
續着黃色的麻絲在她手裏。  
她靜聽那山上驅羊的  
牧童們口裏送過來的笛音，  
而帶着稚氣似的快樂  
她的纖指搓弄着布片低聲說：

『我那幸福的杯滿到邊緣了呢。

這個領我到 *Naxos* 磯家裏的男人，

現在他已造成了那個榮耀的 *Neptune* 廟宇，  
得了不朽的名聲返向故鄉去呢。』

於是她的丈夫愀然正色的答她說：

『不，我們死了，我們的名字不多年  
也要過去了，只有那座巍巍的廟宇  
還能矗立着像今天一樣。

你想藝術家當他赫赫有名的時節  
能看見那當前歡呼的羣衆麼？

不是的，向着裏面，只向着裏面，他轉他的眼，他決看不見外面世界上的一切。

就是爲此呀，所以詩人將泣出熱的鮮血，若他不能把他貴重的靈魂救援；

而他將和每一行詩句親吻，若他能在這中間看見他的精神復活，真實而且健全。

他要生要動，就生動在這樣的字裏行間。

他也求他的不朽呵——但是聽着！

不朽的是他的著作，決不是他的自身；人的真名譽就是他的工作。

荷馬那里去了？至多不過是一個神話的資料！



我們要，就該找一個更永久的名譽呵。

我們不是彷彿看得見荷馬的筋在他眉間跳麼，  
那全因為他曾作了“*Thiad*”的大作呵！

他站起身，彷彿要走，而突然

她攔住了他的外衫

她把百種姣媚融會於熱烈地向他的一看，  
而緊拖住了，小語對他說：

『那邊一根柱上不是現鑄着你的名字麼？  
若你真是那樣的高潔，像你剛才所說，

那麼在你腳邊的器具中揀一把最大的鋼鑿

去鏟去那邊的名字罷！』

他回過身，他狠狠的銳利的把眼向她一釘，  
但當她又如前一樣地沉靜了，

捲着布片成均勻的一條

而注目望那沿岸的帆檣的時候，

他的腰兒不自由地彎下

拾起了那把最大的鑿子；於是

蠟也似的白了臉色，他捨命摀住那柄子

差一些兒把指骨節都迸斷。鑿舉了。

火星從柱邊迸散，累累的石屑，

雨一般，紛紛落在他腳下的台階。

從此後，巍巍的廟宇上

再沒有了這藝術家的芳名遺跡。

於是一聲歡叫，翩然的一躍，

他少年的妻從布和麻絲那邊

過來，跪倒在他那名譽的碎屑中間，

她擁抱他的雙膝。她說：

『好呵，現在我們再回到所從來的 Naxo，

我心裏纔真快樂到說不出了。

現在我的主纔真增了千倍的身價，

因爲「Pastum 寺院」成了他的大名字了！

這樣黃昏就來了。一葉孤舟

低垂着帆片駛出海口，一面 *Naxos* 旗插在她的船頭。

她輕輕的追着夕陽遠向西去，

消失在鏡子一樣的海裏。

一千多年的光陰也過去了，

*Pastum* 變成了惡草蕪雜的荒墟，

但這寺院却依舊立着，而在他的陰影裏，

琴師們的 *Arcadia* 的調子幽咽地哭泣。

這大匠的名字也許沒人能確切知道罷，

但是誰看了這寺院的眩耀的高崇的，

都能從這氣概裏宛然如接觸了他的靈魂，

至今還能同情享受那藝術家當日的胸襟。

在我，他是我的一個老的愛友呵——

雖然遠隔着，我可很知道他——

他是我少年時代的一個同窗，兄弟，密友呵。

## 孤寂時的思想

瑞典赫騰斯頓著

火星〔原詩第一首〕

我的靈魂中深深地藏着一個火星。  
把他拿出來放在白晝的光耀中，  
是我一生中最初兼最後，全體的目的。

他溜開去，他燒灼我使我痛苦。

那個小小的火星是我所曉得的財產的一切；  
那個小小的火星是我一生痛苦的根原。

名譽〔原詩第八首〕

我們求名譽；可是我另外求一個

更大的幸福：讓我被人們忘了，

讓我的名字沒有人知道；不能忘了我的姆姆！

服從 [原詩第九首]

黃昏的歌聲在響着了，

我要放馬出去求安息了。

我的寶馬，我們騰蹕出去

進那燃燒着的西方罷！

我若不用『服從』我們的A或Z，

我在人們中的生活將何等的快樂呀！



假如世界有一個黑而大的深谷般的口

而且要放出洪鐘般的聲音吼道：

『服從！否則你就要』

立即被縛在鐵和木的桎梏之中！』

我將不睬他，

也不屑抬頭或向四週一瞧。

假如世界的主從昏晚的雲中

用震耳的雷聲吼道：『服從！』

我將回答說『上帝呀！對不起，

莫這樣高聲，或能令我聽見你說的什麼話。』

我雄壯的寶馬，

我還不至於懷念

我那湫溢的家庭和爐火哩。

再上前，一個，兩個鐘頭也好呀！

去替我買得

兩小時我所熱愛的休息罷。

牢籠（原詩第十二首）

我正在設着一個詭黠的牢籠。

我曾真心地求取你的愛情，

但是正當那一刻

你說，在你那最深奧處的心：

『我許了這壞人所該得的罷，

他所這樣長久求着的心。』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那麼我就去了，

去做成一首快樂的詩。

# 一個男子的臨終語

瑞典赫滕斯頓著

被愛情眩惑着，在玫瑰的花徑上我找你好遠；

那是春天，我那得意而且狂浪的驕傲時節。

然後我就用笑顏和激戰干犯你了；

那是夏季時的成人時代。

我感謝你，當你在側時取給我的快樂；

那是秋天，墳墓快就是我的牀榻。

# 睡着的姊姊

瑞典赫滕斯頓著

一派朝日的紅光從門裏透進來了，  
可是她，我們這熱愛的，

我們這終夜用笛韻和歌聲催着睡眠的，  
却還沒有醒呵。莫是她死了罷？

彷彿被香的煙氣窒息住了，看哪！

她在這兒躺着，——我們因懷念舊日

而燒給她的香煙，正像圍繞一個聖墳般的騰繞着。

徒然想把遮她妹妹肢體的美麗衣裳  
來裝扮她的身體呵；

冷的，他滑褪下來，這我們所給的罩衫，

而讓她這沒有生氣的遺骸依然暴露。

她是死了，噲！她的名字叫作瑞典。

這是在一間弔喪的屋子裏，我輩來拜客，

這是那喪祭中的素酒，我輩端着來吞嚥。

她聾一般地睡着，下頷擱在胸膛上。

正當她的妹妹腦威在西方，黎明起身的時光。

聽聽那起來着的她的歌聲！

她歡呼這新的日子直到使我們人人  
都驚奇她那勇敢的字，從百餘的口到百餘的口，  
穿過遼遠的地方，他們都迴環的盪着。

只是我輩所愛的她却冷冰冰地在這里躺着。

我們走罷，不要再浪費我們的青年

在空虛的葬辭和悼歌中罷。

來，在膝蓋上折斷你們的笛。

誰有暇去奏樂給死人聽呢，到底說呵！

我們也犯不着把一個熱灼的頭

倚在被死所硬而冷却的胸脯上呵。



不，不當人生的艱難時候，

我們該忘了那舊時能用有愛的心來爲她嗚咽的死者。

我們求我們的生活在生客的門外。

人們若問：『你們的祖國在往昔會有什麼功蹟？是否她的聲名做着你們志向的目的，

是否她的奮爭，她的苦作，在大事中像在小事中一般？』

我們只有沉默吐露我們銳利的悔恨和歎息。

空虛的年將如何的累上空虛的年，

安舒的生活將如何難得，不論在那里我們總是飄泊，

若我們總是遠離了家庭度我們的生活！

但是用了我們的笛，我們將替她造成一個運棺架，  
而舉起她，從她仰臥着的地點，

同時柔軟地低訴到她的耳朵裏面說：

世界的矇矓的曉光已經變了清明的白日。

於是我們丟開她那借來的罩衫。

無憐惜地踏滅那香氣的烟，

却把從膨脹的深灣中唱進那晨風嘯拂的隘口的歌聲圍繞在她的身畔，  
於是第一線的光明染絳了她的雙頰。

她不是死呵；她只是睡眠！

# 最難行的路

瑞典赫滕斯頓著

闌淡的手，你在我身上壓的兇，

你在我頭上攔着好不沉重。

我立誓我將不吐一句悲哀而忍着你的壓迫；

舊時的愁怨是和春季發生期中

鳥歌聲裏的哀傷不同的。

冷冰冰的黑影兒憧憧地聚在我的四邊。

最難行的路還是要走的。

## 孤獨地在湖邊

瑞典赫騰斯頓著

這邊深而且黑的水展開着，

這下面你的遺骸現在安息着。

呵，告訴我，我的父親，

你能守你臨死時候的許約麼？

那麼起來，呵你亡靈，從你那水的墳墓中起來，

說從未有人說過的話，

呵，願賜從未有人願賜過的恩物罷，

倘若死過的人能夠永遠活着！

從黑暗中間裹在白沫裏的浪花，

一片暴風雨的雲指着那明星正繁的蒼穹，

宛若他，有一些恩物，擲下來給我；

但是那荒涼的夜是在憂鬱之中默着，

他不給我一句回答的話。

你是兒們呀，沒有回答給他，

給那個看不見你們所傾瀉的東西的他。

我和你們永生之鄉的來客。

和那風，和那波濤的吼聲是一體呀。

那麼替我照照罷，  
星兒們，領我前進罷，

因為自從「他」去世以後，  
你便成了我的爸爸！

# 月光

瑞典赫滕斯頓著

雖然日子不會給我好處和快樂，  
而我却還要清醒地在這兒坐着，

這不是奇怪麼？

但是，我一生以來所欣慕的一切，

和那在愁鬱中痛苦中隱着的一切，

今夜都在那邊銀白色的波濤中抖戰了呵！

## 我的生命

瑞典赫滕斯頓著

溜上去罷，我的生命！我並不那麼樣的愛你

甚至於肯忙碌地小心陳列你的時間

在店鋪窗子裏給大眾看着。

我永不說：『來，握一握那個偉大的手，

那個會引誘誕生以如此奇幻可愛的鮮花的手呵！』

當我已經被親信的朋友欺騙了

而且惡的運命跟着我的蹤跡的時候，



我決不隨身帶一個眼淚的銀杯，  
而告那從我面前經過的人們說：  
『唉，圍你的臂膀在我頸一而哭泣，  
哀憐我，而且讓我們一齊悲傷罷！』

呵你廣大的世界，我最大的悲哀  
不過是一片浮雲的過影罷了。  
我默着走向我的墳墓。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 翻船遇難的人

瑞典赫騰斯頓著

風浪以後，

微笑地他煖他伸張着的雙手

在那很快地熄下去的火上，

孤單地踞着那危崖。

晨光一到，他跳上他的殘敗的木筏，

生或死是不一定的了。

# 在火的圍繞中禱告

瑞典赫滕斯頓著

聖靈，我禱告你。

你的名字是「火」和「得勝之歌」

呵，力的精靈，應了我們的需求而來放光罷，

臨着我們的恐怖的最後時光之深谷而來放光罷，

把我們的皮囊燒做灰燼罷——

那怕死了，我也是要伸張我的雙臂

來祝告你這不死之火呀！

0013346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 珍寶

瑞典赫騰斯頓著

快樂是婦人的珍寶。

但是，唉，上帝的不垂憐，

運命的無假借，和麵包的難得

——那些，都是男人們的

慘酷的，鼓舞的生活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6912B

六十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Vernher Von Heidenstam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

此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小說月刊）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閩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